

WUMI FENG

烏密風

PAINTING COLLECTIONS OF CON-
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水彩畫專輯

中國當代美術家精品集



遼寧美術出版社

中國當代美術家精品集

烏
密
風

中國·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

中國·遼寧美術印刷廠印製

主 編：張秀時

副 主 編：李靜波

策 劃：劉吉厚

●烏密風專集

責任編輯：張振華

中國當代美術家精品集

烏密風

ZHONG GUO DANG DAI MEI SHU JIA JING PIN JI

WU MI FENG

中國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瀋陽市和平區民族北街29號)

遼寧美術印刷廠印製

開本：889×1194 1/12 印張：4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責任校對：侯俊華 裝幀設計：石 川

ISBN 7—5314—1502—X/J · 713

定價：68.00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烏密風精品集／烏密風繪．—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
1996.12

ISBN 7—5314—1502—X

I．烏… II．烏… III．漢字—書法—作品集—中國—現代
IV．J 29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6)第19841號



中國當代美術家 烏密風

藝術簡歷

BIOGRAPHY

烏密風，女，1920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3年畢業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即現在的中國美術學院）。曾受業于林風眠、陳之佛、鄧白諸前輩。畢業後任職于敦煌藝術研究所，1951年應聘來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後改稱為東北美專、瀋陽魯迅美術學院，近50年的美術教育工作，如今桃李滿天下。享受特殊貢獻津貼。擅長工藝美術與水彩畫，現為魯迅美術學院教授，曾任魯迅美術學院副院長、工藝美術系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遼寧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遼寧工業設計協會副理事長、中國流行色協會顧問、第三第四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瀋陽市政協委員等職。

50多年來，多次帶隊率領學院師生參加北京十大建築中的農業展覽館，中國美術館、北京火車站以及電影宮的建築美術設計及北京人民大會堂遼寧休息廳的室內裝修工程，受到省政府的表揚。其它還設計大量的壁畫、壁掛、電影海報、宣傳畫以及印染紡織品等。

多次參加全國舉辦的美術作品展覽，其中水彩畫《牡丹》獲1996年全國水彩畫大展銀獎，水彩畫《牡丹》、《水仙》、《扁竹蓮》為中國美術館收藏，水彩畫《向日葵》為中國對外展覽公司收藏。早年曾在重慶、蘭州、敦煌舉辦過畫展，近年三次去新加坡、馬來西亞舉辦個人水彩畫展，百餘幅作品為國外收藏家收藏。

著書有《烏密風畫集》、《敦煌圖案》、《花卉圖案》等。

通訊地址：魯迅美術學院

郵政編碼：110003

電話號碼：3920187

Wu Mifeng, female, was born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 1920. She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Art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llege (Now named China Fine Arts Academy), where she received training from the seniors: Mr Lin Fengmian, Mr Chen Zhifo and Mr Deng Bai etc. After graduation, she secured the position at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51 she was transformed to the Northeast Luxun Art College, which was later named Northeast Fine Arts and Shengyang Luxun Fine Arts Academy. Wu Mifeng, who is expert in arts and crafts as well as watercolour, has pupils everywhere after fifty years' teaching in the art circles, and she is still a professor at Luxun Fine Arts Academy. Furthermore, she enjoys the allowance for special contribution. She once held many posts, such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Luxun Fine Arts Academy, the Vice Dean of Arts and Crafts Department, a member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standing director of Liaoning Artists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of Directors of Liaoning Industrial Design Association, Consultant of China Fashion Colour Association. She was once present at the Third and Fourth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of China Writers and Artists, and she was also a committee member of C.P.P.C.C.

In the respect of artistic practice, for many times she led the teaching staff and students of Luxun Fine Arts Academy to take charge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such ten great buildings in Beijing as the Agriculture Exhibition Hall, China Art Gallery,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and Film Palace. Especially she was in charge of the indoor finishing works of Liaoning Lounge Hall in the Great Hall, which was greatly praised by the province government. Besides all these, she has designed a large number of frescoes, wall hangings, film playbills, picture posters and printing and dyeing textiles, etc.

She has taken part in the national exhibitions for many times. The watercolour Peony got the silver prize at the National Watercolour Exhibition, 1996. Now her watercolours Peony, Narcissus, Lotus are collected at China Art Gallery, and watercolour Sunflower is collected by China Foreign Exhibition Company. In her early years she held art exhibitions in Chongqing, Lanzhou and Dunhuang. In recent years she has been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for three times to hold personal exhibitions of watercolour, and more than one hundred of her paintings have been collected by the foreign collectors.

She has also published many works: Painting Collection of Wu Mifeng, Dunhuang Patterns, Flower Patterns etc.

Add: Luxun Academy of Fine Arts

Post code: 110003

Tel: 3920187

序 言

李 浴

十年前我曾爲烏密風所出版的畫集寫了一篇前言，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她的經歷與成就。其實那時作爲一位工藝美術家、教育家、水彩畫家的烏密風已是名聲遠播，人所共識了。祇是由于我和她們夫婦有同學和多年同事之誼，說起話來也許能够加深人們對她的認識，所以我寫了那篇前言。十年後的今天烏密風又一次應約再出畫集，又來請我寫句話，這次我則是欣然受命，對她近十年來的作品和新成就談談自己的感受。

對於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來說，在創作上的實踐與追求是永無止境的。特別是在我們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傳統思想支配下就更是如此。烏密風就是這樣一位孜孜不倦、年愈老而筆愈勤、意更新的藝術家。特別是在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之後，仍能化悲痛爲力量，繼續追求藝術創作上的完美，十分令人欽佩。

水彩畫原是西方畫種，一般認爲文藝復興時期德國大畫家丟勒是其創始者，之後大感于英國。然而在18、19世紀的英國水彩畫家中，也曾有受中國畫影響者，因爲二者之間確也有其氣息相通之點。雖然如此，二者仍是各有其自己面目與特點，不能混一而度的。自本世紀初，隨着西洋畫在中國畫壇上風靡之後，水彩畫也就隨之而來，成爲僅次于油畫的一種畫科。烏密風的父親烏叔養先生不但是一位知名的油畫家，而且在水彩畫上也造詣極深，所以自幼烏密風就和水彩畫結了緣，之後在國立藝專學習時仍對水彩畫有着濃厚的興趣，直接受教于水彩畫家趙人慶先生，在水彩畫方面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在學習期間，由于其修專業是工藝圖案系，得到林風眠、鄧白二位大師之教導，因此她的水彩畫基礎早已與國畫、圖案結了緣，以致在學生時代她除了在工藝圖案方面卓著不群之外，在水彩畫上也是成績斐然的。不過這祇是她在藝術事業上的一個好的基礎和起點，并不一定能造成日後成功之必然結果。據我所知，不少在學校學習時才華出衆

成績優異的學子，日後却成了默默無聞無所建樹的人，所以說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個人的努力與機遇這兩種因素之結合上的。如果沒有走出學校後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如果沒有在敦煌一年多的時間中對我國繪畫瑰寶的潛心臨摹與領會，特別是如果沒有解放後50年在魯藝的工作（當然這并不是說祇有敦煌和魯藝纔是唯一的造就人才的場所），以及借此而來的豐富的社會生活與藝術生活，那就很難說烏密風現在究竟如何了。當然內因——天才加努力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而外因——機遇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烏密風正是在這兩種因素的結合下，纔成爲聞名遐邇的工藝美術家、教育家與水彩畫家。在十年前那本畫集的前言中，我祇是籠統地說她的作品具有“濃鬱的詩意與深邃的意境”、“具有色調明快，鮮麗而又典雅的風格；在運筆行腕上又有一種潑辣，瀟灑的趣味，以致形成一種活潑的生意來”。這種風格和特點在十年後的作品上是否仍然具有呢？當然仍是顯明的，祇是不能說明我今天的感受了。這并不是我的智慧有了增長，而是畫家在藝術的追求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從而打動了我，啓發了我。

展開烏密風近十年來的作品，絲毫看不出有老態虛弱力不從心之感，而是相反更加生動充實，意境深邃了。在骨法用筆上老辣有力，設色沉着多變，畫面協調而主體突出，給人一種極具神韻又耐看的感受。畫有簡繁主從，筆無苟忽板刻；體分三面，色有明暗。滿幅着色，不感迫塞，形神兼備而神似第一。意之所到或輪廓不整，或色非本然，但水仙的清香幽趣，蓮荷的聖潔清韻，如此等等都是令人陶醉、沁人心肺的。展列諸作真如行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接。大有“目送歸鴻”之得，過去有“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三百里嘉陵江山水令人夜聞水聲”的說法，今天却使我在烏密風的水彩花卉上得之，真是平生一快事也。各位展開畫冊仔細研讀審視個中三昧想必會與我有同感。

1996年10月16日于青谷居

我的藝術生涯

烏密風



周紹森
烏密風

我4歲喪母，父親出國留學，把我寄養在他的好友畫家倪貽德、韓天眷教授家裏，朝朝暮暮出入於他們的畫室，這就開始接觸到美術，愛上了美術，毅然地考入了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從此便開始了我的藝術生涯，走過了一段段不平凡的道路，經過了風風雨雨的考驗，最終也動搖不了我那一顆熱愛藝術之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年僅16歲的我，隨着學校遷往內地，與家鄉斷絕音訊，浪子一個獨自漂泊在大海之中。當時的學習條件是非常艱苦的，既沒有正式上課的教室，也沒有教學設備與圖書資料。沿途

的自然風貌如湖南沅陵江邊兩岸的風光、渡船與鄉親；雲南昆明的秀麗景色、奇花異草；四川重慶沙坪壩的田野就是我的課堂。輕便的水彩畫工具便成為我攜帶之物，始終伴隨着我。我愛水彩畫的水色交融、空靈自然、淋漓酣暢和飄逸灑脫，這與我父親烏叔養畫有一手好水彩畫是分不開的。他功力深厚，學識淵博。他的水彩畫透明流暢，意趣多變，具有中國水墨畫的特色。當然，這也與我的啟蒙老師趙人鷹先生對我的影響有很大關係，趙老師的畫氣韻生動，虛實得當，充滿一種特殊節奏韵律美。雖然那時我祇知道喜歡、愛學，並不知其所以然。但這種藝術精神對我的影響却遠遠大於技巧的傳授。

三年短暫的專科學習生活，在戰爭年代中很快流逝，面臨選擇本科專業的關鍵。當時，我與父親分離兩地，經濟無來源，油畫費用高，我便選擇了第二個我熱愛的專業——工藝美術。從此，我在這塊藝術園地裏勤奮地耕耘了50年。而水彩畫所具有的豐富表現力對我的專業學習和個人藝術修養是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所以我纔得以堅持下來。

青年人的特點，不安於現狀，追求理想、追求藝術。我也一樣。正當我愛人周紹森留校任助教工作，我也當上了技術員，生活有了暫時的安定，我們又產生了新的願望、愛好和追求，懷着對祖國藝術遺產的無限崇敬，我倆在結婚後的第二天，決心離開重慶，歷盡艱難困苦，最後由一輛牛車把我們帶到世界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這塊聖地。見到了浩瀚的沙漠和蜂窩般的洞窟，像是在夢中，又像是真的，確實又是真的，我們陶醉了。幾天之內，我們跑遍了近500個洞窟。這一年我懷着身孕，不停地臨摹各時代的藻井、壁畫，研究其內容題材、風格、表現手法、色彩等問題，享受着藝術的熏陶，享受着美好的人生。我們每天吃的是清水煮面條，連咸菜也沒有，但並不覺得苦。為了紀念這珍貴的歷程，我們為剛出生的兒子取了“敦煌”和“漠萍”兩個名字。

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勝利這個全國特大喜訊，經過半個月纔傳到敦煌。八年抗日戰爭結束，帶着美好的幻想，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杭州。幻想是幻想，現實是現實，在舊中國，像我們這樣的小知識分子，沒有錢，沒有靠山，失業、歧視、沒有住所等苦果，一個一個地往肚裏咽。在這萬難時刻，終於在恩師林風眠先生的幫助下，在林文錚先生家裏住了下來，而後得到倪貽德、陳之佛諸先輩的關懷，謀得了一席中學教師的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的藝術教育生涯。

我這個生長在南方，好追求幻想的個性，促使我又一次拿起簡便的行裝與愛人一起來到東北。“魯藝”這響亮的名字，延安這勝利的象徵，就像一塊吸鐵石一樣，緊緊吸引着我們。親友們、同志們的勸

阻動搖不了我們追求藝術事業的決心。我們被魯迅文藝學院聘任為講師。從此與“魯藝”結下了不解之緣。40多年的時間，占了人生的大半輩子，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嘗到了當老師的甜頭，也懂得當老師的難度，最大的體會是：把我所知道的東西傳授給青年學生，又以他們的成就來鞭策自己。也就是說，一方面努力教學，為他們取得的點滴成就而高興；另一方面，自己又緊張拼搏，努力提高自己，實踐、總結，再實踐、再總結，爭取做一名真正的好老師。這就是我走過的全部的教學歷程。

我決心用水粉、水彩去描繪花卉，是在“四人幫”奪去了我一隻眼睛之後，我不能作畫了。苦惱和失望使我一度曾想放棄自己一生中最熱愛的藝術事業。“四人幫”倒臺後，我的情況好多了，心情也有所好轉，我重新拿起畫筆，雖然不能畫細緻的圖案，但畫水彩畫還是可以的，決心攻下這一關，為紀念我的父親而畫畫，為從小就熱愛的藝術事業而畫畫吧！畫出中國人民喜愛的水彩畫。20多年來，我拿着畫筆踏遍了祖國的許多鄉村、公園和苗圃，每年隨着季節作花卉寫生，收集素材。我留意小草變綠了、迎春花出了新芽、小桃紅開花了、滿園紫色丁香迷人的景色……我對這一切變化都有着濃厚的興趣，從發芽、出苞、初開、盛開一直到敗謝，我總是不斷地觀察、速寫、寫生、默寫和記憶，閑時及冬季則整理素材、裝飾變化及創作。我非常注意花的神態、動態及色彩變化等特徵。我愛向日葵氣魄宏大，精神氣勢不凡；我也愛菖蒲優美動人的形象與色彩；我更迷戀北方的杜鵑花，她的色調高雅疏密有致，真像一組交響詩；那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水仙更具有其獨特個性，更為我所偏愛。花卉的花期很短，一年一度的花開花落，年復一年的觀察寫生，我不滿足單純的對景寫生了。我深感水彩畫是很普及而又是難度很高的畫種。

水彩畫要創新，就要具有敏銳的觀察、表現能力；要有雄厚的造型基礎與色彩修養；要有中國畫的意境、韻味與情趣和水彩畫本身所具備的水色交融，滲化、流動、衝擊相混所產生的既透明又豐富的美感特色和有裝飾味的誇張變形。

在水彩畫中探索民族化問題，已成為我的新課題，這就要求我自己對東、西方藝術加強學習與理解，兼容並蓄，去作新的耕耘，要闖出自己的新路。

要創新，就要到生活中去發現美，並尋找相應的表現手法。

我感到花瓣薄而透明，非常適合水彩特點，而鮮艷度又缺不了照相透明色的補助，結構立體感又缺不了素描關係的加強，而枝幹的特徵，使用中國毛筆的運筆是再巧妙不過了。這些問題，不停地在我腦海中思考，在實踐中運用。當然，從目前我所作的畫來看，並沒有闖

出一條自己最理想的路子，這說明我正在嘗試之中。

我比較多地吸收了英國水彩畫，英國水彩畫雖然祇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但其杰出成就是世界藝術家們都敬佩的。它的表現手法是多種多樣的，它那嚴密的構圖，透明、流暢、輕快的色彩，豐富的內容，生動的形象，技法的多樣，富有高度的藝術魅力，既有寫意中國畫的詩情畫意，又有西方繪畫嚴密塑造形象的特色，和水彩本身的特點，這是其他畫種所不及的。我特別喜歡查理斯雷德的肖像畫，造型準確、色彩含蓄豐富、技法嫺熟、用筆流暢，揮灑自如。

水彩畫不論是對景寫生或離景寫生，我認為重要的是表現生命，這個生命指的是畫家的生命與對象的生命的結合。表現生命就要有生活，藝術作品都充滿着生活氣息，畫家要憑自己感受與心靈去作畫。生活永遠是藝術寶貴的源泉，梵高畫的“向日葵”，塞尚畫的“蘋果”，或者是林風眠畫的花卉都是對着對象畫的，也都充滿着生命力，藝術性極強烈。

林風眠大師筆下的花卉，我很喜歡，他筆下的綉球花、蒼蘭等，既不完全逼真又抽出花的形象特徵，經過內心感情的過濾，創作出再現的花卉形象，表達強烈的生命力，引起人們的聯想，他重複觀察描寫同一種花，目的在加深對對象的認識，把花畫出生命，畫出精神。這種感情我自己在作畫時也常遇到。凡是我畫得較為滿意順手，有意境有想象的作品，大多是我所熟悉的對象，對它有深情的感受，而特別想畫它，有一種非畫不可的欲望，結果總是比較圓滿的。反之，我對某種花卉，見得不多，比較生疏，礙於受人之托，不能不畫，這種情形之下畫它，往往是以失敗告終的。

花卉深為我所偏愛，感嘆人生時，人們往往總愛以花開花落來比擬，在受到壓抑時，會注意到落花、枯草、殘荷，在享受到陽光感到精神歡暢時，會特別注視一下青草、碧樹、繁花，這是因為世界充滿着生命。生命的成長與衰亡，物我相同。

我喜愛畫花卉，它早已成為我整個藝術生命的一部分。我畫過許多不同的花，從中找到了我崇尚的人格，喜愛的情境，抒發了自己的感情，寄托了自己的精神。

我相信自己一生對水彩畫的研究；一生對自身文化、人格的修養；一生對花卉的觀察表現，能概括我的全部藝術觀。我不倦地跋涉，是因為我心頭總是燃燒着希望之火，這就是我為什麼那麼喜愛活潑盛開的花，用畢生心血去表現其生命的動力。

我希望有更多的知音，但也不懼單人獨行，藝術的路是人走出來的，我的路，當然也得我一步一步地走去。



●向日葵 1991年 54.5×50.5cm
仙人球 1991年 60×53.5cm●





●扁竹蓮 1991年 49×35cm
葱蘭 1991年 60×53.5cm●





●牡丹 1992年 59×52cm
丁香 1994年 51.5×48.5cm●





●墨藻 1990年 76×51.5cm
曇花 1992年 76×51.5cm●

瞬间的美，凝聚了毕生的精力。

一九九二年

修安画





●荷花 1993年 51.5×55.5cm
牵牛花 1992年 54×50cm●